



世界经典名著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下)

〔奥地利〕卡夫卡 著

邹 斌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比喻	1
波塞冬	1
城徽	3
地洞	4
舵手	40
夫妇	41
隔壁	46
关于桑霍·潘萨的真相	48
归乡	49
饥饿艺术家	50
集体	61
拒绝	62
考试	67
猎人格拉库斯	68
律师	74
普罗米修斯	76
启程	77
敲门	78
日常困惑	79

塞壬的沉默	80
算了吧	82
陀螺	82
乡村教师	83
小寓言	98
修建中国长城的时候	98
夜	111
一只狗的研究	111
一只杂种	152
鸢	154
招募军队	155

比喻

许多人抱怨说，哲人的话过来过去尽是比喻，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无法使用，而我们拥有的只是这种日常生活。如果哲人说：“你过去。”那他的意思并不是到另一边去，这大家毕竟还能做到——如果此路的结果是值得的话——而是指的某种难以捉摸的对面，是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也不会进一步描述的东西，对我们毫无帮助的东西。所有这些比喻其实仅仅想告诉人们，不可理解的东西就是不可理解，这我们已经知道了，不过我们每天费尽心力做的都是另外的事。

有个人接着说：“你们为何反抗？你们若遵从这些比喻，你们自己也就成了比喻，由此也就摆脱了日复一日的辛劳。”

另一个人说：“我敢打赌，即使这也是个比喻。”

第一个人说：“你赢了。”

第二个人说：“不过可惜只是在比喻里。”

第一个人说：“不对，是真的，要在比喻里你就输了。”

波塞冬

波塞冬坐在办公桌旁算呀算呀。掌管天下水域使他得没完没了地工作。他本能配备助手，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实际上他也有许多助手，但因为他对本职工作非常认真，所以一切帐目他都要重算一遍，因而助手们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不能说这种工作能让他感到无穷的乐趣，他这样做其实仅仅是因为他承担着这些工作。是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常想另谋一份更有乐趣的差事，可在各种各样的提议里，依旧是现在的职位最合他的意。给他另做安排也太难了。总不能派他去掌管某一个海洋吧。除了计算工作在这里并非数量减少而是更加琐碎，伟大的波塞冬得到的只能是一个掌管之职。如果给他安排的职位不是掌管水界，他便会因这种安排而生气，他那神的呼吸会失去常态，他那威武不屈的胸膛会急剧地起伏。另外，他的抱怨也没被当回事。如果是一个大人物来找麻烦，无论事情多没有希望，似乎也得尽量迁就他。谁也没有想过当真要解除波塞冬的职务，既然最初他被定为海神，那就再也不得更改。

他最生气的莫过于——这主要起因于他对职位的不满——听到别人指责他总是手执三叉戟驾车破浪而行。其实他那时正坐在大洋深处不停地算呀算，只有偶尔去找朱庇特时才中断一下这单调乏味的工作，而且归来时大都是窝着一肚子火。因此他几乎没看过所有的海洋，匆匆赶往奥林匹斯山时也只是草草看上几眼，从未真正在海洋中巡行。他常常说，他就这样等着世界毁灭，那时也许能安静片刻，等算完最后一笔帐，抢在末日来临前，他或许还能快快地来上一次小小的巡行。



城徽

修建巴别塔之初，一切还算井然有序。是的，这种井然有序大概太过分了，人们过多地考虑什么路标呀，译员呀，筑塔人的食宿呀，交通道路呀，仿佛眼前还有几百年的时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当时普遍流行的看法甚至认为，建造的速度大概根本就不慢。人们大可不必十分夸张地表达这种看法，可能是他们特别畏惧打地基。人们是这样论证的：整个事业的精髓即修建一座通天塔的想法。除了这个想法，其它一切均属次要的。这个想法一旦形成就不会消失。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将这座塔修到底的强烈愿望。不过由于有将来，人们不必在这方面担忧，而是相反。人类的知识日益高深，建筑技术已大大进步，而且将继续进步，过上一百年，一件现在得费时一年的事大概只要半年就能完成，而且质量更高，更经久耐用。既然如此为何今天要累死累活地使尽力气呢？只有可望在一代人手上建成此塔时，才值得这样尽力。然而这绝对没有希望。更易推想出来的是，知识完善的下一代将认为上一代干得不好，将把已建好的拆毁，以便重新开始。这种想法泄了大家的劲。比起建塔来，人们更热中于营造筑塔人的城市。每个同乡会都想占据最漂亮的营地，因此便产生了无休无止的争执，直到升级为流血冲突。这些冲突再无平息之日。对于首领们来说，它们成了一个新论据，因为他们认为，由于缺少必不可少的集中，此塔须造得十分缓慢，



或者干脆等到缔结全面和约之后再造。不过人们并未将时间全都用于这些冲突，在间歇中他们也美化城市，但这又引出新的忌妒和新的冲突。第一代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不过以后数代也没什么不同之处，只是技巧更为熟练，随之也更加好斗。到了第二或第三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建造通天塔的愚蠢，但此时他们已经彼此紧紧联在一起，再也离不开这个城市了。

在这座城市里，借助传说和民歌表现出来的一切都充满了一种渴望，对已有人预言的那一天的渴望，到了那一天，这座城市将被一只巨拳连击五下，它将被砸得粉碎。因此，这座城市在城徽上有了这只拳头。

地洞

我把洞修成了，看样子还挺成功。从外面只能看到一个大洞口，但实际上它不通向任何地方，进去几步就会碰上坚硬的自然岩石。我无意炫耀自己故意玩了这么个花招，从前有过许多徒劳无功的造洞尝试，倒不如说这就是这些尝试之一的残余，然而我毕竟觉得留下一个洞口不掩埋有其长处。当然有些花招是弄巧成拙，这我比其他谁都清楚。留下这个洞口提醒人家注意此处可能有什么名堂，这肯定是冒险。谁若是以为我胆子小，谁若以为我大概只是由于胆怯才修了我这洞，那就把我看扁了。离此洞口约一千步远的地方才是地洞的真正入口，由一层可以揭起的地衣遮蔽着，这世上无论什么能有多安全，它就有多安全。

- 4 -



毫无疑问，可能有谁会踩到这块地衣上或是把它碰下来，那我的地洞就无遮无挡了，谁若有兴趣，谁就能够闯进来永远毁掉一切，不过应当注意必须具备某些并不多见的才干才能这样。这我非常清楚，我的生命如今正处于其颠峰，可即使如此也几乎没有完全宁静的时刻，我会死在深色地衣下面的那个地方，在我的梦中，常常有一只贪婪的鼻子不停地在那里嗅来嗅去。

大家会想，我本可以堵上这个入口，上面用薄薄一层坚硬的土，再往下用松软的土，这样无论何时我费不了多少劲就能重新打通这条出路。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恰恰是谨慎要求我能够立刻跑出去，正是谨慎要求——遗憾的是次数那么多——拿生命冒险。这一切都靠相当艰难的计算，而机敏的头脑的自我欣赏常常是能继续算下去的唯一原因。我必须具备立刻跑出去的条件，不论我如何警觉，也会受到由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来的攻击，不是这样吗？我住在我这洞府的最里头过着宁静的生活，而那个对头在此期间正不声不响地掏着洞从某个方向慢慢向我靠近。我不想说他嗅觉比我灵。也许他对我的了解和我对他的了解一样少。但有些食肉动物劲头十足，他们在地里到处乱拱，我的地洞规模宏大，他们希望能在什么地方撞上一条我的通道。当然，我有呆在家里、熟悉一切通道和知道方向的优势。闯入者可能很易成为我的牺牲品，一个味道甜美的牺牲品。但我会老，比我强壮的家伙比比皆是，我的对头不计其数，也许会发生这种情况，我逃脱了一个敌人，却又落进另一个敌人的魔掌。咳，什么事都会发生！不过无论如何我应当坚信，会有个十分便利畅通无阻的出口就在



某个地方，我用不着费一点儿事就能从那里出去，这样我才不会正在那里在绝望地刨土时（尽管把土刨起来很容易），突然——苍天保佑我！——感觉到追捕者的牙齿咬住了我的大腿。不仅外面有敌人威胁着我，地下也有这样的敌人。我还从未见过他们，但那些传说讲的就是他们，我对它们坚信不疑。那些生活在地下的家伙，就连传说也无法描述他们。即便已经成了他们的牺牲品也几乎看不到他们。他们来了，地底下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地方，若是听到身下土里有他们的利爪抓土的声音，那你已经没指望了。这种时候就是呆在自己家里也没用，或者不如说是呆在他们家里。若碰上他们，即使那种出口也救不了我，可能它根本不是在救我，而是在毁我，但它是一种希望，没有它我无法生活。除这条宽敞的通道外，将我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的还有一些窄而又不那么危险的通道，它们给我提供着新鲜空气。它们是那些森林鼠修的，我巧妙地把它们恰当地安排在我的地洞里。它们还能让我嗅到远处的气味，给我提供了保护。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也通过它们来我这里，他们是我的食物，因此我根本不用离开我的地洞，就能猎到足以维持我那简朴生活的小动物，这当然很有价值。

我这地洞最大的优点是它的寂静。当然，这种寂静是虚假的，它可能会突然中止，一切也就结束了，不过这种寂静暂时还在。我可以在我的通道里悄无声息地转上几个小时，偶尔某个小动物会发出阵窸窣声，我立即就让他在我的利齿间安静下来，有时会响起土簌簌落下的声音，这向我表明必须进行某种修补，除此之外，我什么也听不见，



洞里一片寂静。林间的微风吹了进来，既温暖又凉爽。有时我伸展四肢，在通道里高兴得四下旋转。有了这样一个地洞，当秋天来临时就有了栖身之处，这对渐渐临近的老年来说还真不错。在这些通道里，我每隔一百米扩出一个小小的圆窝，我可以在这些地方舒舒服服地蜷起身子，用自己的体温取暖，休息，睡个安安稳稳的美觉，睡个要求得到满足的美觉，睡个洞主达到目的后的美觉。我不知道，这是否属于过去的习惯，或者说这洞所面临的危险是否已大得足以将我唤醒：我常常从沉睡中惊醒，竖起耳朵听着，听到的依旧是昼夜笼罩着这里的寂静，我放心地微微一笑，放松四肢又沉入更深的梦乡。那些可怜的浪游者无家可归，只能呆在大路上和森林里，他们顶多是钻进一个落叶堆中，或是钻进伙伴堆里，听凭苍天大地随意摧残！我躺在这里，躺在一个四面八方都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在我的地洞里有五十多个这样的地方——随意挑选出一些时间，在似睡似醒和昏然而睡之间任其流逝。

我的主窝并不在地洞的正中间，它主要用来应付最危险的情况，这种情况不完全指被追踪，而是指被包围。在其它所有的地方大概都是费尽了心机而不是耗尽了体力，而这个堡垒则是动用了我身体各个部分的最繁重的体力劳动的结果。有好几次在累得走投无路时我已准备放弃一切，我仰面倒在地上，诅咒着这个地洞，我拖着身子走了出去，扔下地洞敞在那里。我倒是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不准备再回那里去。过了几小时或几天我又后悔地回来时，我差点儿唱起一首颂歌赞美地洞完好无损，我带着由衷的喜悦又重新干了起来。偏偏计划修建堡垒的地方是沙质



土，相当松软，必须把土砸结实，才能修出漂亮的拱形大圆窝，由于这个原因，堡垒的修建毫无必要地更加艰难，不必要的意思是，地洞从这无用劳动中并没得到真正的益处。干这样的活我只能用额头，也就是说，我不分昼夜，成千上万次地用额头撞击着土，如果我的血染红了它，那我可就高兴了，因为这是洞壁开始坚固的证明，谁都会承认，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挣来了我的堡垒。

在这个堡垒里，我收藏着我的储备，凡是在地洞里捕获到的东西，凡是我外出打猎带回来的东西，除了平时的必需品，我全都堆放在这里。这块场地是那么大，即使半年的储备也占不满。因此我可以把它们摊开来放，在它们之间穿来穿去，和它们逗着玩，欣赏着它们的数量和各种各样的气味，随时都能一眼览尽现有的存货。以后我随时都能重新调整，根据季节搞一些必要的预算，制定一些狩猎计划。有些时候我的食物十分充足，由于我对吃的已经无所谓，因此对那些在这里四处乱窜的小家伙碰都不碰。不过从另外一些理由来看，这样做恐怕有欠考虑。常常进行防御准备造成的结果是，我对如何利用地洞进行防御的看法变了，或者说发展了，不过范围很小。有时候我觉得，完全依靠堡垒进行防御是危险的，地洞的千姿百态给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觉得把储备稍微分散一下，放到一些小窝里更符合谨慎的原则，于是我决定，把每第三个窝作为预备储藏地，或者把每第四个窝作为主要储藏地，每第二个窝作为辅助储藏地等等。或者为了进行迷惑，另外也为了堆放储备，我堵上某些通道，或者完全采用跳跃式的方法，根据它们各自与主要出口的位置关系，只选



上几个小窝。然而每项这样的新计划都要花费繁重的搬运劳动，我必须重新计算，然后再把存货搬过来倒过去。当然我可以不慌不忙慢慢地干，况且哪里叼着好东西，想在哪儿休息就休息，碰上可口的东西就偷偷吃下去，这也不是那么糟糕的事。有时候，一般都是从梦中惊醒时，我又觉得眼下这种分法根本不合适，会招来巨大的危险，因而也就不顾瞌睡和疲倦，非得立刻以最快的速度纠正过来，要是这样就糟糕了。于是我奔呀跑呀，于是我疾步如飞，于是我没有时间计算。一心要实施一项完全精确的新计划的我随便叼起刚好在嘴边的东西，拖呀，扛呀，叹着气，呻吟着，踉踉跄跄，只要随便改变一下目前这种让我觉得十分危险的状况，我就会心满意足。随着睡意完全退去，我渐渐冷静下来，我几乎理解不了这种仓促，我将被我破坏的洞中的宁静深深吸入体中，回到我的睡处，由于重又感到疲倦，马上就睡着了，醒来时牙还叼着只老鼠，此时那场夜间劳动已恍惚如梦，这只老鼠大概可算一件不容辩驳的证据。随后我又觉得将所有储备统一放在一个地方是上上策。小窝里的储备对我有什么用，那里究竟能存放多少，要是总往那里放，就会堵住那条路，也许有一天将会妨碍我进行防御，更会妨碍我奔跑。另一方面，如果看不到所有的储备都堆在一起，不能一眼就看清自己眼下拥有的东西，那自信心就会受到伤害，这虽然愚蠢，但的确就是这么回事。如果太分散了不也会丢失许多东西吗？我不可能老在纵横交错的通道里东奔西跑，查看是否一切正常。分散储备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得等我多有几处像堡垒这样的窝之后再说。多有几个这样的窝！当然啦！可



谁能办到呢？现在也不可能把它们添进我的地洞的总体规划。不过我愿意承认，这项工程的一个失误就在于此，这就像无论什么若只有一份总是个失误。我也承认，在整个修建过程中，在我心里，在我的意识里，多修几个堡垒的需要模模糊糊，但我若有坚强的意念它就会清清楚楚，我对它没有让步，我觉着自己干这么重的活太虚弱了。是的，我觉得自己太虚弱了，想象不出这一工作的必要性，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从一些已不太模糊的感觉中得到了安慰，我觉得，往常不可能的事这回放在我身上似乎将特受恩宠地破例成为可能，我得到这样一个额头，即夯土锤，是天意的特殊安排。我就只有一个堡垒，不过那种这次只修一个将不够用的隐隐约约的感觉已经消失了。不管怎么说，我得为拥有这一个感到满足，那些小窝不可能替代它，当这种看法在我心中成熟时，我又开始将所有的东西从各个小窝拖回堡垒。所有的小窝和通道都腾了出来，但见堡垒里堆放着大量的肉食，众多的气味混在一起一直能远远飘到最靠外的通道，每种气味都以自己的方式让我如醉如痴，隔得老远我也能准确地将它们分辨开来，这些能让我在一段时间里得到某种安慰。随后到来的总是特别宁静的日子，这时我就将睡觉的地方逐渐从最外圈慢慢往里挪，越来越深地陷入那些气味的包围之中，到最后我再忍耐不住，一天夜里终于冲进堡垒，在那些储备中拼命翻腾，在无限的自我陶醉中用我爱吃的最可口的东西填满了肚皮，幸福但却充满危险的日子。谁若善于利用它们，谁就能轻而易举地消灭我而自己却不会受任何损伤。没有第二或第三个堡垒在这方面也起着危害的作用，诱惑着我的就是这



个唯一的堆放地。我多次试图避免这种诱惑，分散到小窝里储存就是一种这样的措施，可惜它和其它类似的措施一样，由于惦念又导致了更大的贪婪，这种贪婪为了自己的目的冲脱理智随意更改着防御计划。

这种日子一过，为了定下神来，我总要审视一下地洞，待必要的整修结束后，我经常离开它一段时间，尽管总是只有很短一段时间。我觉得长期没有它的惩罚过于严厉，但我却看到了短期外出的必要性。当我接近出口时，总有某种庄严的感觉。住在洞里时我老是躲开它，即使在离它最近的岔道上也要避免走通往出口的通道。在那里转悠可不大容易，因为我把那里的通道修成了一个小迷宫。我的工程就是从那里开头的，当时我还不能指望能按它在我规划中的样子干完它，我是半玩似的在这个小角落里开了头，在那里，我最初的劳动乐趣在修建迷宫中爆发出来，当时我觉得它是一切建筑之冠，然而今天我大概只能把它当作与整个地洞不大相称的小玩意儿，这小玩意儿从理论上讲虽然也许是珍贵的——当时我用嘲笑的口气对那些看不见的敌人说，这里就是我家的入口，我看见他们全都憋死在入口的迷宫中——但实际上却是个洞壁极薄的小玩意儿，它几乎抗不住一次真正的进攻或一个为求活命拼命战斗的敌人。如今我该为此而改建这一部分吗？我迟迟做不出决断，也许它将永远保持现在这个样子。除了我将面临的巨大的劳动量外，这也是所能想象到的最危险的劳动。当年开始修这洞时，我在那里还能比较从容地干活，风险也不比别处大多少，但今天这差不多就等于存心要让这世界都注意整个地洞，今天这再也不可能了。也会为第



一件作品感到某种伤感，我几乎为此感到高兴。若真遇到强大的进攻，把入口设计成什么样子才能救我的命？这个入口能迷惑、引开、折磨进攻者，在紧急情况下它就能起到这些作用。不过要对付一次真正强大的进攻，我得尽力使用整个地洞的所有手段，动用所有的体力和智力，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入口就让它这样吧。这个地洞有那么多大自然强加给它的缺陷，那由我的双手造成的这一缺陷也可以保留，虽然这缺陷要到事后才看得出来，但却能看得非常清楚。当然这一切并不等于说，我有时或也许总是不为这一缺陷担心。如果说我平时散步时总要避开地洞的这一部分，那主要是因为一看到它我就觉着不舒服，因为如果我已非常强烈地意识到地洞的一个缺陷，我就不愿总是看到它。就让这个缺陷牢牢留在上面的入口吧，但只要能够避开，我就不想看到它。只要我往出口方向走，尽管我与它之间还隔着一些通道和小窝，我就觉得已陷入一种极大危险的氛围中，有时我觉得自己的毛似乎在变稀，我似乎很快就会变成光秃秃的一块肉站在那里，似乎此时敌人正大喊大叫地欢迎我。毫无疑问这种感觉是外出本身造成的，也就是说家的庇护终止了，但特别让我揪心的入口也是个原因。有时我梦见自己改建了它，让它彻底变了个样儿，非常快，靠神力就花了一夜功夫，谁也没有觉察到，这下它是无法攻克了。在我所睡过的觉中，我做此梦的那一觉最甜最美，当我醒来时，喜悦和得到解脱的泪还在我的胡须上闪闪发亮。

若要外出，我也得在肉体上战胜迷宫的刁难。在我自己的这件作品中，有时我也要迷上一阵子路，它似乎还总



在努力向我证明——对它的评价早已有定论——它存在的资格，每当这时我既十分恼火，同时又很激动，随后我就到了地衣盖子下面。我时常把时间留给它，也就是我不出家门的那段时间，好让它与森林的其余地面长到一块。现在只需用头猛撞一下，我就到另一个天地里了。我好长时间都不敢做这小小的动作，如果我又是无法战胜入口的迷宫，那我今天肯定要放弃，肯定要再溜达回去。怎么啦？你的家是安全的，是封闭起来的。你生活在一片安宁之中，温暖，吃得好，是主人，支配着无数通道和小窝的唯一主人，但愿你不想牺牲这一切，但却想在一定的程度上放弃，你虽然有信心重新得到它，但你是否要参与一场高额赌博，一场极高额的赌博吗？为此能找出理智的理由吗？不能，为这种事不可能找出任何理智的理由。然而后来我还是小心翼翼地顶开活门来到外面，小心翼翼地放下它，用最快的速度急速离开了这暴露秘密的地方。

虽然我已不用在那些通道里硬挤过去，但也不是在露天天地里，而是疾奔在敞亮的森林里。我在体内感觉到了新的力量，在地洞里几乎就没有使用它的地方，就连在堡垒里也没有，哪怕堡垒再大十倍。外面的食物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食物，虽然狩猎比较困难，成功的次数较少，但这种结果应从各方面进行更高的评估，这一切我都不否认，我善于利用和享受这些，至少不逊色于谁，可能还要强许多，因为我打猎不像流浪汉那样鲁莽或绝望，而是目的明确从容不迫。这种自由的生活不是给我安排的，我知道，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不会在这里没完没了地打猎，只要我愿意以及厌烦了这里的生活，就会来个谁叫我去他那里，我



将无法抗拒他的邀请。既然如此我就可能尽情享受在这里的这段时间，无忧无虑地度过这段时间，还不如说，我本可以这样，但却不能这样。地洞太让我操心了。我飞快地离开了入口，但很快又回来了。我为自己找了个有利的隐蔽处，一连几天几夜监视着自己家的入口——这次是从外面。能说这是愚蠢的吗，这样做使我快乐得无法形容，这样做使我感到放心。后来在我睡着时，我觉得似乎不是站在自家门前，而是站在我自己面前，但愿我能一边沉睡，一边保护着自己。我差不多够得上是优秀的，我不仅能在睡着后的束手无策和轻信状态中看到夜间的鬼怪，而且在醒后浑身充满力量并具有冷静的判断能力时实际上也对付得了它们。我觉得，如果我现在下洞回家，我的处境显然不像我以前常常想像的那么糟，不像我以后可能又会想象得那么糟。从这方面来看，大概也可以从其它方面看，但尤其是从这方面来看，像这种出游的确不可缺少。当然啦，我是如此谨慎地把入口造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不过若是将一个星期的观察总结一下，那里的来来往往还是非常频繁的，大概在所有适合居住的地区都是这样。与听任第一个慢慢搜寻的入侵者的摆布相比，好像处在比较频繁、由于其频繁因而从不间断的来来往往中要更好一些。这里有许多敌人，而敌人的帮凶则更多，不过他们之间也在相互争斗。争斗中急急匆匆地从我的洞口旁经过。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我还没看到谁在入口搜寻过，这是我的运气，也是他的运气，因为出于对地洞的担忧我肯定要莽撞地扑过去咬住他的脖子。当然，也有成群来的，我可没有留在他们附近的胆子，只要预感到他们从远处过来了，我就得

